

蓉塘詩話

宋金鑑

蓉塘詩話卷之五

仁和葉南明叔著

袁凱善對

袁凱號海叟中書御史

主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

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

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俗語相反

世俗有着衣喫飯之語故東坡曾直遂有喫衣著飯之

戲東谷李之彥云俗語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  
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  
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縊然  
後已由是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東谷之言非  
戲也真有所見

赫耨天字

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悉令更之  
予見竊恥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  
妙道寅奉直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令革  
而正之尚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亦當禁約依奏

羣字

說文羣字書作羣君下羊註云羣也從羊君聲徐鉉曰羊性好羣居也俗書作群或謂本作羣字

高皇惡其文爲君字與羊字並故移君於羊首蓋非然也

罪小臣

宋徽宗多微行祕書省正字南劔曹輔上疏切諫太宰余深曰爾小官何敢論大事對曰大臣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吁大臣怙寵位而不能言故

小臣言之而反罪之大臣之罪上通於天矣宋之君相如此求欲不亂得乎

李嗣真審音

唐高宗調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閣於太清觀栢人李嗣真謂道人劉曄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嗣真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謡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

吁嗣真可謂審於音者也求之古人其師曠之流乎

### 房杜善用天下之才

曾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王珣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太亮其餘爲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緯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爲者耶考之於傳不

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由此觀之則宰相之職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文辭敏贍也不在我剛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爲首務乎世之妬賢嫉能營私植黨昵比小人而懷奸誤國若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喪國亡家其惡可勝言哉

楊州詩

廣東肇慶李文彬過楊州詩云三十年前記此過皆春樓下駐行窩十千一斗金燈露二八雙鬟玉樹歌自昔

瓊花祠后土至今荆棘卧銅駝江都門外王孫草怨入  
東風綠更多文彬名質國初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又  
無錫王俊民過楊州詩云華屋朱簾十萬家春風吹盡  
舊繁華留連野色惟殘蝶應荅江聲有亂蛙明月樓前  
沽美酒蕃釐觀裏看瓊花我來謾意曾遊處立盡斜陽  
一歎嗟俊民名惟允國初爲鎮江府別駕二公及見  
前元之盛故詩皆有感慨不盡之意

月下裁衣詩

吳人陳嗣初名繼曾爲翰林檢討有詩名有題月下裁  
衣一絕云香幃風捲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未

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真唐人語也

表語相因

唐宋學士延清代田歸道讓殿中丞表有云足臨鯨壑  
未偕聞寵之憂首戴鰲山豈喻承恩之重後柳子厚爲  
樊左丞讓官表亦有云泛大鯨之海但覺鳧搖戴巨鰲  
之山未如恩重柳語全出於宋

晉中三傑

亦云河東三鳳

俱甲辰同年

虎谷王公雲鳳遼州和順縣人晉溪王公瓊太原府太  
原縣人白巖喬公宇平定州樂平縣人稱晉中三傑說  
者謂虎谷廉靖過晉溪剛方過白巖也

辭庶吉士

劉忠宣公大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  
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  
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

杜牧之詩句

杜牧之有題樊明府林亭一聯云堦前石穩棋終局窓  
外山寒酒滿盃又有題李隱居西齋一聯云林間埽石  
安棋局巖下分泉迤酒盃古人於適意處卽道之不嫌  
其用之重也

禮士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  
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  
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駟侍善後造賓望  
門下輿徒步而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  
人之風

西湖夜宿詩

蹇驢衝雪岸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管  
捲簾燒燭看梅花此李訓導孟昭西湖夜宿之作也孟  
昭名進嘉興人詩亦醞藉可愛

御史不可決杖

唐明皇以張守珪爲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將挺坐法  
敕令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  
犯當殺卽殺當流卽流不可決杖士可殺而不可辱也  
時人服其得體吁爲大臣者可不念哉

更定昶字

移日不始於仲昭

太常卿崑山夏公昶字仲昭以經術進而書法絕妙一  
時由庶吉士改中書舍人

文廟嘗試其書第一時命書諸宮殿榜賜第宅免朝  
參眷顧極隆初昶字本書作昶因召見上曰日豈  
可從傍宜加末上遂爲更定故今書多作昶

本縣主簿

楊禮書翁蘇州吳縣人以學行受知

仁廟爲 廊王府長史以疾乞歸

景皇卽位進禮部尚書卒年八十五 詔賜葬祭

召其子肆入朝 上問所欲爲官對曰願得本縣主簿

從之

姑蘇懷古

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羣睥睨金湯徒自固  
倉皇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應無豫讓聞  
風雨明年寒食節麥盂誰上太妃墳此天台王叔潤姑

蘇感事之作也 國初天兵破姑蘇張士誠就擒其妻  
劉氏率姬妾登齊雲樓令家僕戾寶自焚而死黨與無  
一人死難者故詩哀之叔潤名澤洪武間爲松江華亭  
縣丞

詩人平顯

錢塘平仲微名顯成化間人能詩嘗見其題黃鶴山人  
王叔明畫一律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朵翠芙蓉  
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閒吮彩毫消白日  
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  
詩旣脫灑亦吾杭之詩豪故錄之

學圃餘力

蓉塘詩話卷之六

仁和姜南明叔著

文正碑語

宋范文正公嚴子陵祠堂記其末系之以歌曰雲山蒼  
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按唐李陽冰括蒼馬  
夫人廟記其末亦系之歌曰鷗山蒼蒼鷗水茫茫陰府  
助國兮于時彰彰福我鄰邦兮民斯永康仙兮仙兮與  
日月而齊光文正固非蹈襲者然以辭義較之文正勝  
於李多矣

桃源詩

碧天道人潘氏者赤城留鶴道人潘應昌之女也嫁袁致中善吟詠其詠桃源一絕云千年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王顏劉阮當時那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辭義既正可謂溫柔敦厚之作也

### 君子小人爲學

君子小人皆能以學而自致其用君子爲學格物致知多識前言徃行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小人爲學記博而醜所以銜其才以聳動其上而陰欲得志以濟其奸邪如宋陳彭年儉壬巧佞與五鬼之列其君非不知之也知之而不踈之何也抑以其才有以惑上耳道山清

話云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因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今祕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極喜自是注意未幾執政吁小人無才焉能動人主由是觀之則人主之德在於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不可爲其才所惑也

胡端敏公推重林見素

胡端敏公世寧忠廉剛毅謀謨 廟堂予鄉自肅愍于公以來一人而已嘗見其薦林見素楊邃菴疏有云俊

雖執古而時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真宋璟也  
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真姚  
崇也人以爲確論及公謝病歸見素亦致仕以詩招公  
公和之有云朝野正愁元老去雲莊新報主人歸又云  
事業廣平真宰相風流康節舊人豪見素因天下偉人  
公於見素可謂心誠愛之者矣公之可傳者固不待詩  
然詩亦渾厚莊重也

淮南子蹈襲孟子

淮南子泰族訓云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  
莫之務通也不明於類也此數語全蹈襲孟子指不其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此之謂不知類也

### 韓魏公憂民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快不事  
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  
靈耶吁魏公之言真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  
民事爲心者豈非公之臯人乎

### 經言兵勢

五經中論兵勢惟詩爲詳大雅常武之五章云王旅嘽  
嘽如飛如韓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之苞不可動也如川之流  
不可綿綿絕也翼翼亂也不可不測知也不可不克勝也濯征徐

國孫子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澔澔如陰動如雷震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二子言兵勢皆不外乎詩之意雖王霸之所以行師者不同其勢則然也

求賢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真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逋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

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八  
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 守官本土

國家之制仕宦無官本土者然永樂三年秋七月以刑  
科都給事中西安楊弘爲陝西左布政使弘以本貫辭  
上不允文臣官本土者僅此人

### 不育子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鄂  
岳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死之尤諱養  
女輒以冷水浸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

手按之水盆中呻吟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在其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姐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隼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顧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綠

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今

國家之律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然浙江寧紹二府官民之家多諱養女生卽淪死之安得以東坡之書告諸守土者以行 朝廷之法

湯東甌壽考

國初東甌湯襄武王和起徒步至封公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言入聞 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 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蓄妾媵百餘暮年皆散遣之得賞賜多惠其鄉黨

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責任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  
意驩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惟公膺寵祿至洪武二  
十八年八月七日薨獨享壽考以今名終斯固保身之  
有道也

國家大臣比蕭何

洪武丙申大封功臣

上謂諸將曰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年久給足  
軍食其功甚大乃封韓國公誥文有曰昔者蕭何有餽  
餉之功千載之下人皆稱焉比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  
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忠襄公資洪武來爲北平左

布政使

文皇在潛邸尤愛之公有所言無不聽納及起義靖難命公城守撫輯兵民供給糧餉百費所需未嘗乏誤嘗以漢蕭何擬之封湯陰伯

不罪戴元禮

武洪三十一年夏五月

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輦出御右順門

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敕付獄正其罪指御醫戴元禮謂侍臣曰戴元禮仁義人也無與汝事勿恐元禮頓首而退

帝卽還內後十有六日遂崩

淺學之病

宋葛常之云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窓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煙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卽今老舊

無新句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然  
常之讀書不多數語切中淺學者之病

知君臣之義

宋僕讞蘇公頌元祐執政時諸公奏對惟稟旨宣仁哲  
宗有言或無對者公奏事宣仁畢必再稟哲宗有宣慰  
必告諸公曰聽聖語哲宗蓋默識之後罷相御史周秩  
嘗論元祐執政至公上曰蘇頌知君臣之義與他人不  
同吁使元祐諸公皆如蘇公則可矣免禍矣

大臣妻入謝

宋大臣封拜妻皆入謝太皇太后皇太后及皇后

國家不行此制按宋名臣遺事呂文靖公夷簡嘗肅公  
宗道初參預政事二妻入謝章憲太后語之曰爾各歸  
語其夫王旦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  
爲師範也觀此可見宋有命婦入謝之制

大臣用人正已

大臣之用人取其正已而不當取其順已取其忘私而  
不當取其徇私苟非深知其賢而以便已用之則爲私  
昵矣爲國豈不殆哉宋范公祖禹除右正言客有言於  
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溫公正色曰子謂淳  
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溫公之意如此宜其爲

名宰相也

出韻不停思

宋國學正陳蒙輕財尚義家世清白一日有布衣持紙扇來謁上書云出韻不駐思蒙以酸字爲韻令賦梅花詩謁者輒應聲云影搖溪腳月猶冷香滿枝頭雪未乾只爲傳家大清白致今生子亦辛酸蒙大悅款其人而厚贈之

覓句

唐宋湖南天策府學士金華劉昭禹字休明工詩有句云句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其克苦如此有詩三百篇

行于世

蘇師旦贓賄

蘇師旦本平江書史韓氏佐胄爲副戎籍之於廳韓用事師旦實爲腹心韓爲知閣門事猶在韓側立侍迨冒節鉞韓則曰皆使相也始乃與之均席由是海內趨朝之士欲造晏門而不得見蘇林者子由之孫也師旦以微賤附之爲族林遂以兄事之師旦嘗以窘乏求金于韓韓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賄動以億萬每輟俸金與之謂其出於真誠及江上諸將致敗而丘公密爲督視廉知敗將之賂師旦尺牘往來俱存因作書以遺韓韓大

怒遂竄師旦於海上嘉定初下所編郡取師旦師旦以  
韓愈已必復召用已而赴市則曰太師亦如是忍耶蓋  
不知韓之已誅也遂籍其家得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  
五十片金錢六十辦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  
子金五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  
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  
他物稱是出四朝聞見錄吁元載之贓貨爲足擬哉

內禪議所居

宋光宗內禪議修泰安宮太上皇重於趨御太學錄湯  
壽貽書趙汝愚引唐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太宗卽位于

東宮顯德殿至貞觀二年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泰安宮甲午太宗始御太極殿則是聽政于東宮者三年不遽遷高祖也今日或可仿比別營聽政之所上皇仍居大內事體順甚汝愚答書稱其援據精博深合事宜越九日有旨秋暑方隆太上皇帝皇后宜用唐武德貞觀故事未還宮因名宮以壽康泰安之役遂寢吁壽能引古義以處大事汝愚能用善以安國家壽之學汝愚之德其可與也夫使無學而不能用善者處此其不失天性之懿也幾希

王葆敢言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孫同檜欲告老  
如何孫曰此事不當問檜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  
氣故問爾孫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  
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吁檜之問奸也  
孫之對寔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孫可謂不  
失其正者也

大賓辱語

蓉塘詩話卷之七

仁和姜南明叔著

議通祀孔子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今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  
通犯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  
儒謂仲尼以萬世爲土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  
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  
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  
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不可一日或廢

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不罷焉唐寧惟明寧波之

象山人徐字仲能唐同郡鄆縣人

睡鼾

予性不嗜睡然睡則鼾齁之聲徹于戶外初聞者甚訝之及讀宋歐陽公謝人送枕簟詩有云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痴兒掩耳謂作雷鼃婦驚窺疑釜鳴則古人固嘗有此矣

奏祥異

宋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著粉紙時陳襄侍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

不敢不奏以竹卷盛瓦數十片奏呈永文雖銷痕迹猶在識者皆以陳公爲得體

李陵書

李陵答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下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會佞之類悉爲廊廟宰

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吁觀此書則人主之賞罰不可  
不審也一失其當則奸臣得以藉口以誅其忠臣義士  
雖忠臣義士不以此而貳其心其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者可勝臯哉

王雱祠堂詩

金陵寶公塔院有王雱祠堂荆公題詩於中云斯文實  
有寄天豈苟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煙留衰草  
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觀此詩則荆  
公非特賦性執拘其如騷何雱豈可比先聖哉

杖刷卷違限官

高皇留心庶政府縣在位者業業然不敢迨違猶恐獲  
戾嘗見記載洪武二十五年遣人材周敬仁等杖天下  
府州縣正官刷卷違限者今之爲府州縣者有此慮乎  
學書之難

章續書訣墨數云鍾繇教其子曰學書須思吾學三十  
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致穿見萬類皆倣像之乃能臻  
妙吁書法之難如此今之學書者執筆未旬日輒曰吾  
之書得鍾王之妙矣哉

捕虎詩

杭州前衛軍餘俞珩字鳴玉弘治初爲浙江鎮守內官

張慶樑史貼書珩畧知吟詠時金陵陳公榮知仁和縣  
適有虎災陳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頌陳蓋  
媚竈也珩賦一詩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  
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慶兄弟三人皆  
爲宦寺親幸用事勢張甚行爲慶所親任假其威故敢  
爲此言及慶死外臺治珩罪謫嶺南戍海邊初珩嘗至  
海寧適有人爲子珩賄得中鄉試者會試卒于道珩爲  
詩吊之云門外長旛百尺高昔人曾此逞英豪黃金散  
盡賈科舉不見賢郎著錦袍珩雖小人詩乏忠厚亦有  
所激于中而然

# 論權字

論語可與共學章註引程子言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朱子謂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詳大全大小註今按陸宣公贄論替換李楚琳狀內有云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又曰以及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

奸邪也致堂胡氏曰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及者然則權字宣公固識之矣而謂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者程子偶失之耳

### 國家後門

追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爲一志爲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于城下使軍民橫罹鋒鏑者不知

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畧定忠毅之言當國者可不念之哉

熠燿

古今注螢火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

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燭一作燈

腐草爲之

食蚊蚋按詩東山熠燿宵行舊詩話以熠燿爲螢非也

朱傳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

螢則熠燿非螢矣又以熠燿爲燐以爲鬼火詩章句亦

然亦非也考之古人許慎云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燐燐

鬼火也又淮南子以久血爲燐陸佃云燐火之微名唯

曹子建螢火論以爲或爲之燐然則以燐爲螢者誤也  
燐本𧈧字或作燐

惡佞受佞

唐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  
容口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  
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  
官面折廷爭陛下常不得舉手今臣幸備左右若不少  
有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吁以太  
宗之賢而士及以佞被責復以佞自解佞人之難遠也  
如是通鑑取此以美太宗而節去士及自解之語過美

而失實矣

乞句殺生

唐劉希夷詩有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囊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夫忤生於貪遂至於此則其貪富貴何所不至也豈特奉佞倖之溺器爲可怪哉

相風竿

江河間大小官民舟或於牆上或於尾後舵樓上立一小竿竿上揭小旗以占每日風色謂之招風旗按唐詩

韓翃送客水路歸陝詩有云相風竿有曉來斜如此則古已有之矣而相風竿之名尤佳

吳俗富侈

左太冲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蕪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此數語者曲盡三吳之人富侈之狀可見古人作文下筆不苟也

當窓織

唐王仲初建樂府當窓織云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大富家織翁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澁絲

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虫促促機下鳴兩月催成一  
匹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着當窓却羨青  
樓娼十指不動衣盈箱此詩通篇皆好但結句羨青樓  
娼之句似非貞淑清貧之女口中所宜道彼爲娼而富  
何足羨哉

特賜進士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  
區命教皇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上憚之

款段逐驥

六朝文人理乏氣衰華浮於實較之兩漢遠甚元先秦  
乎然其人亦博學多聞措辭可觀近日好奇之士以爲  
易及往往習其步驟率皆亂道不能成章宋長編云陳  
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不成步驟予於學六朝  
文者亦云

龍骨

龍壽萬年不死今之龍骨或以爲蛻也見本草按造化  
權輿云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由此言之信  
乎龍之骨蛻骨也

蕉簷曝背臆記

蓉塘詩話卷之八

仁和姜南明叔著

作詩送姪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  
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  
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  
念爲官肯負國朝恩鵲鴿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  
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  
格非以子自隨隨元主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文章關世變

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誦一篇孝廟諦聽天顏喜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詩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粗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上嘉歎曰卿論得此甚好然敦詩可謂有識者之言也

曹璨不如父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見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惟以積錢

千緡爲母所責今世祿之家膏粱子弟席其餘勢以膺冠冕文不知務學武不思養勇但欲堆金積鏹營私罔利以第宅服飾玩好車馬僕從誇耀於一時者又璨之罪人也豈特不如而已哉

溫公存心

司馬溫公無子又無姬侍裴夫人旣亡公常忽忽不樂時至獨樂園於讀書堂危坐終日嘗作小詩隸書梁間云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難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以予言之草妨步則

迂其行不必難也木礙冠則俯其首不必芟也則吾與物又何猜焉

題林靈素像

宋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有驕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鷄犬相隨也上天又寧宗誅韓侂冑有人作樂府譏平日附麗侂冑者有云衆鳥不善亦不悲又復別尋高樹枝蓋亦深嫉之也

詠儀秦相如

尚太史季迪有詠儀秦一絕云二子全操六國權朝談

縱合暮衡連天如早爲生民計各與城南二頃田又詠  
蘭相如一絕云危計難成五步間置君虎口幸全還世  
人莫笑三閭懦不勸懷王入武關二詩寓議論於吟詠  
之間求生於已死之地不可以尋常詩人目之也

曹操司馬懿同心

曹操討董卓兵敗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  
禮操聞食器聲以爲圖已手劍殺八人既而悽愴曰寧  
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又鄭小同魏高貴卿公時爲侍  
中嘗詣司馬懿懿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  
見吾疏乎答曰不懿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疏之吁

奸雄之心迹相同亦如印板也千載之下觀之使人有餘恨

唐高宗不能用賢

魏元忠唐高宗時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曰然則有餘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不用而死曰義方之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夫劉藏器年七十而不見用張柬之七十餘而始大用苟非狄仁傑之力薦是又一藏器也由是觀之唐之遺才多矣藩鎮之拒命也又

何怪哉

西湖詩

禮部尚書毘陵朱公夢炎字仲雅過錢塘西湖一律云  
萬戶煙銷一鏡空水光山色畫圖中  
璫樓燕子家家雨錦浪桃花岸岸風  
畫舫舞衣凝暮紫繡簾歌扇露春紅  
蘇公堤上垂楊柳尚想重試玉驄  
又湯仲友一律云山色波光步步隨  
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  
船載笙歌柳外移  
過眼年華如去鳥  
惱人春色似遊絲  
六橋幾見輪蹄換  
取樂莫辭金屈卮  
二詩聲律相敵皆作家也

施錢修佛殿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而繫獄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錢圜圍遂空吁今之富家巨室爲佛老二氏建琳宮梵宇粧神塑像動踰千金爲民上者宜以莘老之法處之

蔡京寄子詩

宋蔡攸旣與王甫童貫興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

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  
念三伏征途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  
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之命鄧  
洪索之京卽錄以進呈上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  
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不絕故有是語觀京此詩亦深  
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而力止其子之行  
至此始以詩諷之何太晚也此西郊野叟所述云

婦人夷狄四六

宋趙明誠內子李易安居士有才致能詩文晦菴亦稱  
之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

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又政和間北使謝柑  
實表云聘禮式陳祝帝齡於紫闕宸恩特異錫仙宴於  
公郵方厥包未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  
湘水之清寒雲霓盈盤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遠於遺  
母楓廷切願於獻君夷狄四六之工者

祈晴文

古之帝王遇災而懼皆已自責以咎天譴嘗觀宋孝武  
帝祈晴文曰幽明失序就陰則滯連雲霖霪注而不替  
潤旣違時澤而非惠幸驟霖而吐景權停風而斂翳照  
鸞輅於天郊光龍旂於田際未擗得施霽稷獲藝增高

廩於豐年登十千於茲歲此文殊無自責之意文旣如此況其實乎

白鴈詩

姑蘇顧文昱字光遠 國初爲廣東行省郎中能詩其題白鴈云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暎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夜調冰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此與雲間袁景文白燕詩可相頡頏矣

科舉年

國家以科舉取士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

末年蓋定制也洪武三年庚戌始命天下鄉試四年會  
試後復停止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天下鄉試明年乙丑  
會試自是間三歲舉行不輟至永樂元年癸未以內難  
初靖至二年甲申始會試永樂七年己丑車駕巡狩北  
京停廷試明年庚寅十一月甲戌還京九年辛卯春  
廷試至天順七年癸未二月禮部貢院火會試士有燒  
死者不克竟考明年甲申復會試正德十五年庚辰會  
試時

車駕方南巡是歲秋始還京師明年辛巳春

廷試辛亥狀元吳伯宗前甲申狀元曾棨辛卯狀元蕭

時中後甲申狀元彭教辛巳狀元楊惟聰

鴈來紅詩

無錫周子羽名翼號顛齋有題鴈來紅一絕云鴈南  
來塞草秋未霜紅葉已先愁綠珠宴罷歸金谷七尺珊  
瑚夜不收真絕倡也鴈來紅草名